

一路狂奔

清华大学法学院法 02 班 李一粟

去年岁末那场轰轰烈烈的理律杯，回想起来如同一路狂奔，把我们几个卷入其中的队员好好拉练了一把。队友们都是同窗多年的好友，时常一起温书一起腐败，几年来多次合作之后也算是知根知底。接下任务之后，彼此时常相视苦笑：“咳，咱都一把老骨头了，临毕业了还这么折腾一回，可别晚节不保啊。”

我想不会再有比我们更加狼狈的参赛队伍了：面对全国各名校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组成的劲敌，在提交书状前半个多月才由几个忙得四脚朝天的本科生匆匆组队，队员们对 WTO 一无所知，甚至没有系统修过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课程，只能靠自己从零学起，捧着教材从“如何确立一项习惯国际法”开始一页页地看。

不过恐怕也不再有队伍有我们这样激动人心的体验：先是唉声叹气万分绝望，觉得肯定会给院里丢脸甚至担心被扫地出门，再鼓起勇气收起牢骚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从最基本的概念和规则开始啃书、查判例、做脚注、写书状，几个通宵熬下来几乎全体病倒思维分裂；准备 oral pleading 时再度被亲友团们无数的改进意见打击得无地自容，只好硬着头皮不怕丢脸去一条条改进、一遍遍提升、一点点完美。一路惊险、一路狂奔，最终竟愣头愣脑地杀出重围。

那段日子，从写书状一直到最后的魔鬼集训，明理楼 423 室已经被我们的各种资料和稿子铺得一片狼藉，桌子上摆满了咖啡、浓茶甚至红牛等瓶瓶罐罐，成了一个临时的“窝”。那段日子，从早到晚都在白花花的资料堆中度过，看看窗外明理楼下来来往往的人流，一声叹息之后继续研究规定区分不同捕捞方式生产的同类金枪鱼产品的技术性文件到底是不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所规定的“技术法规”。那段日子，这个诡异的金枪鱼贸易争端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徐菲菲在卡拉 OK 时会突然无比深情地陈述一段案情出来，王颖在比赛结束后仍然坚持吃金枪鱼沙拉直到寒假，敬业精神令我无比感动。

写书状的日子是最难熬的。在一个毫无研究甚至闻所未闻的领域中一本正经地写出几十页的法律分析意见，实在是个挑战。我们先全体讨论，再分工撰写，最后集中统稿。统稿的时候常常接到队友们关切的询问：“总字数凑起来超过下限没有？要不我努努力，争取再凑出来一页纸？”我们像挤牙膏一样现学现卖，把刚刚习得的些许零散知识小心翼翼地充实到我们的书状之中，并套用 BBS 术语自我解嘲，美其名曰“汲取精华”。如此炮制的书状，实在是千疮百孔到了令人过目难忘的地步，加上部分队员使用的智能联想输入法的奇妙功效，书状中出现了众多类似于“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这样匪夷所思的错误。当我们拿到复旦大学等队伍精心制作的精致清爽的书状的时候，真是有些汗颜了。

的确，做一个专业的法律服务者，我们还差的太远太远。

但是，模拟法庭比赛的用意正在于此：用对专业服务供应商的高要求向清涩的法学

院学生们提出挑战。它绝对不像辩论赛那样容忍背稿机器的存在，只能力争把所有的资料和问题都弄倒烂熟，上场之后碰到再刁钻再棘手的问题，也要从容（或假装从容）地娓娓道来。如果你事先的案头工作做得足够细，对事实和法律的了解足够透彻准确，对因果关系证明得合乎逻辑的话，在 **oral pleading** 阶段倒是可以展现出一点风度出来；但只要在上述几个方面有任何一点疏漏，就会立刻被评审/裁判的犀利问题所“羞辱”，任何一点模糊和犹豫，也都会造成场上的失态，甚至是失利。幸好，任何的缺点和弊病，如果暴露在正式“提堂”之前，都是值得庆幸的。我们逐渐学会了在被领队、指导老师和充当友情教练的同学们“羞辱”过无数次之后再坦然地互相羞辱，然后再把自己犯的错误和笑话拿出来自嘲，学会了将傲气和委屈变成一遍遍重复中的提高，坦诚自然地去重现事实，推演论证，打动裁判。

并肩战斗的几位女生都是非常智慧的人，本科四年能与她们多次合作是我的荣幸。她们总是比我任劳任怨，比我耐心细致，比我沉得住气，比我查的资料更全更准，甚至熬夜比我熬的更久。当我已经懒得再去翻查浩如烟海的判例的时候，她们时常能从洋洋洒洒的专家组报告中的犄角旮旯找到对我们极为有利的要点。这种态度竟然可以持续到比赛的最后一场，她们在连续进行的几场比赛间歇竟然还在不断完善，连续进行的几场比赛中，资料和证据一场比一场翔实丰富，不断抛出的新发现每每让我汗颜。比赛落幕后我曾戏言，如果若干年后创业的话，死活都要拉上这几位战友加盟——如果有幸的话。

离毕业只有几个月了，我们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恐怕日后更难成为同窗。如果上面的心愿不能实现的话，理律杯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在“要想富，做非诉讼业务”思潮的影响下，大概我们也无法免俗，即便走上了律师的职业道路，也难免时时处处“为稻粱谋”，或许没有太多出庭诉讼的机会，更不会有多少人能够有机会代表国家在 **WTO** 争端解决机构(**DSB**)主张权益。但对于以法律为业的法学院学生来说，模拟法庭的魅力是无法抗拒的。记得本次比赛决赛的裁判，**GE** 中国法律事务总监乔钢良先生曾经将他的海外工作求学经历记录成书，命名为《“现在开庭！”》（“**The court is now in session!**”），我想，凝聚的就是那一刻的凝重。